



## 江津往事 尋踪

主辦單位：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

“贛人”李德輔  
與江津李氏坝

□李文英

江津區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其得名与一个叫李德輔的人有关——“明洪武二年（1369年），贛人李德輔辞去贵州曲靖知府落叶于此，子孙繁衍，名李氏坝，后更为李市坝。”

大家都知道曲靖是云南的管辖范围，怎么会记载它是贵州曲靖呢？这个李德輔又是谁？

## 1 李德輔是谁？

在江津，有一支六百多年前就来此落叶生根的李氏大家族，家族世代都相传自己是“天葬坟”的后人，且这支李姓后人有家谱中对他们入川一世祖李妙权的故事有诸多记载：“元末四方兵起，祖本儒行，精于天文地理及符篆之术，遂隐姓名为黄冠，见蜀稍宁，携家来江津……”还留下了“追溯妙权公，卓卓古人风，元末中乡举，元帝系文宗，钦点贤书职，名望播江东。目击时变迁，兵起刘福通，陈友谅称帝，调祖作参谋。二三辞不应，逃避于蜀中……”等记载。但一直以来，家族中没有人知道李妙权隐姓埋名到底隐的是什么名，只相传他带着儿子出走避乱，一路上隐姓名为黄冠（道士先生），走到江津这个地方，见此民风淳朴，遂在此扎下根来。

李氏家族的后人一直在努力寻根，想真正了解家谱中记载的故事，厘清血脉根源。其中，“天葬坟”第21代传人李昌谷做得最为细致和彻底，他不仅让整个江津“天葬坟”的族人全部得以认祖归宗；更在云南曲靖查阅了大量资料，找出了关键史料，为江津李氏坝的来历找到了事实依据，串起了原云南曲靖知府李德輔与江津“天葬坟”一世祖李妙权之间的联系，并最终解开了其中隐藏的秘密。

李昌谷1933年生于江津，是那个年代极为难得的大学生，他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一直留在昆明，在云南日报社工作直至退休。一个偶然机会，他从我这里得知了李氏坝来历的说法，决定亲自去曲靖的档案馆查证。

在云南曲靖麒麟区档案馆，他查阅了大量的元代史料，并在《曲靖大事记》第一册（分类号K29顺序号21）第9页找到了记载：“成宗大德元年改普定府为路，隶曲靖宣慰司。元末李妙权任知府。”这让老人家激动不已，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元末时任云南曲靖知府的正是李妙权，而非李德輔。此外，他查遍了曲靖的档案资料，“整个元代都没有李德輔任云南曲靖知府的记载。”

至此，基本可以断定李德輔与李妙权是同一个人，且李德輔应该就是李妙权辞官避难江津时所隐之名。曲靖位于贵州与云南交界处，普定在历史上也有多次归属变化，查阅史料得知，普定府在元朝时就有两次变更，均归属云南曲靖宣慰司管辖，到明洪

武十四年（1381年）又复置普定府，归属四川布政司管辖，在后来的多次变更后，普定最终归属贵州安顺管辖。因此，网上记载的“贵州曲靖知府”，大抵是由于历史变革原因而误载造成的。

## 2 如何来到江津？

为进一步印证李妙权的信息，李昌谷也是大费周章。他辗转于家谱中记载的李妙权的祖籍地，先是去到了湖北鄂州，弄清了原大治县的永丰乡白雉里早已划归鄂州市管辖，且老地名已罕为人知；后来，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位于鄂州市秀七庄的李氏老祠堂。

经过秀七庄老祠堂众宗亲的共同努力，他们从家藏李氏老谱中查到了李妙权的完整信息：李妙权之父起公，名崇七，字兴宗，系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三代孙，居江西吉水县，生有三子——子震、子坎、子良。而李妙权即起公长子李子震，字国柱，号乾一。家谱上有对李妙权的记载：“公兄弟俱列儒林，文章冠世，不欲仕于乱世，遂隐居教授。”后面准确记录了省四（湖北老谱中为秀四，省四应是“天葬坟”后人修谱时对回忆名字的读音导致的错误），以及省四在江津繁衍的两人，此说不仅与江津《光裕堂》老谱中“博淹群书、兼精天文地理韬略符篆之术”“目击时变、知国事不可为遂决意不仕”“遂隐姓名”“以教授为业”等描述相符，同时也佐证了“天葬坟”家族传说有后人曾回到老祠堂报过信的事实。

江津“天葬坟”的李氏后人，终于清晰地知道了他们的一世祖李妙权原来叫李子震，是李渊第25代子孙，系李世民三子李恪之后，这对于江津“天葬坟”的李氏后人而言，实在是意义重大。

由此，李氏坝中李德輔“贛人”的身份也找到了依据，原来李妙权的父亲迁居江西吉水县，李妙权从小是在江西吉水（现吉安）长大，贛人也就是不争的事实了。老谱中还记载了李妙权之父迁居江西的原因：“公家巨富，屡被盗窃，后投妻家居庐陵，现吉安县。”李妙权娶许氏，生三子：秀一、秀三、秀四。秀一的后代留在湖北大冶县，秀三留在了麻城，而李妙权带着儿子省四（秀四）辗转来到江津，留在了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顾问）

## 《江津往事·寻踪》征文启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此。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 九、投稿邮箱：

472247460@qq.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

## 百年老屋的凄美爱情

□黄志祥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金桥镇金堰村松树坪，背靠穿洞坪崖墓群、下临金蝶湖，有一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这里，曾发生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1950年，西南地区匪患猖獗。为平息匪患，解放军某部的一个排和工作组进驻了松树坪。这些解放军战士多是山东人，他们的到来，使这座半山腰上的深宅大院一下子热闹起来。长期受土匪侵扰的老百姓，对解放军的到来很是欢迎，他们给战士们送米送菜，还送来自制的美食……解放军纪律严明，买根葱都要给钱。他们在宽大的坝子里搭灶煮饭，晚上几十个人在屋檐下打地铺，从不打扰老百姓。

我的公爹原来在青山孤儿院教书，这时也回家给解放军和当地老百姓当起了“土翻译”。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公爹报名参加志愿军离开了家。我的姑姑（大家都叫她秀）是一个18岁的大姑娘，顾不得千金大小姐的矜持，争着给解放军洗衣服，还和邻家姑娘张二妹一起，为解放军带路去老家采购粮菜。

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因为大家都在想着为解放军剿匪尽点力。但我的婆母却看出了姑姑的心思，姑姑经不住盘问，红着脸说一个叫彭古石的解放军战士喜欢她，还说小彭的家乡小赵和张二妹好上了。姑姑漂亮文静，说话柔声细语，像山中的幽兰，还上过新学，知书达理，难怪小彭一来就看上了她。婆婆偷偷看了小彭，觉得小伙子也不错，高大帅气，很机灵，跟姑姑很般配。有了意中人的姑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也多了，常常一个人偷笑。

1950年农历六月初八早上，綦江、万盛、南川的几股土匪来攻打松树坪。在这次战斗中，小彭左手臂受伤，鲜血直流。他轻伤不下火线，平时胆小的姑姑不顾人们的劝阻，冒着呼啸的子弹，把小彭从战场拽回屋里，给他烧水清洗伤口、包扎，还一直陪在小彭身边。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土匪最终缴械投降。

一场战斗，小彭和姑姑的恋情公开了。小彭对指导员说，他喜欢上了房东家的秀妹子，想留下来。指导员严肃地对小彭说，部队有纪律，战士不能谈恋爱，让小彭做姑姑的工作。铁的纪律、残酷的战争与人性起冲突了，小彭心里展开了激烈斗争。他没法选择，只能把对姑姑的爱暂时搁放在心里。他对姑姑说：“剿完匪，我就回来娶你，你一定等我！”

这一仗过后，金桥境内的匪患基本平息，解放军又踏上新的征程，往南川金子山方向开拔。解放军在松树坪驻扎了四个多月，乡亲们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姑姑和张二妹哭成了泪人。

小彭走了，留给姑姑无尽的思念。她常一个人跑到哨楼上去，回忆曾经的美好，一待就是半天。姑姑满怀期待，给小彭做鞋，还学着做米花糖，说小彭最喜欢吃。姑姑常常站在山前，望着山下那条路，希望看到小彭的身影……每一次，家人把她找回来，都见她脸上挂着伤心的泪水。

姑姑病了，茶不思饭不想，身体日渐消瘦。爷爷请医生到家里治病，没一点起色。爷爷不知道“相思不可医”啊！

姑姑苦苦盼着小彭来娶她，等来的却是小彭在一次剿匪战斗中牺牲的噩耗。残酷的消息把姑姑彻底击倒了，她精神失常，逢人就拉着别人的手说：“我的彭古石哥哥没有死，他要来娶我了……”家里人怕她乱跑，把她关在一间空屋里。姑姑拍打着门，要出去找她的彭古石哥哥。

两年后的一天，张二妹领着小赵来看姑姑。小赵转业分到綦江银行，张二妹也安排了工作，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痴痴傻傻的姑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找她要她的彭古石哥哥。此情此景，让人为之动容。

后来，在隆盛莲花教书的叔公公（我公爹的弟弟）把姑姑和奶奶接去照顾，但仍然得把姑姑关在屋子里，姑姑最后郁郁而终。

临终时，家人从姑姑含混不清的话里，听得最清楚的还是“我的彭古石哥哥”几个字。叔公公把这个妹妹送回老家松树坪安葬，坟头朝着南川金子山方向……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地方史研究会会员）

